

「落寞而不落寞」

——敬悼牟師宗三先生

陳榮灼*

本正想選購一賀卡，為牟師慶生，不料噩耗傳來，心中盡是一片恍惚和愁緒。個人的求學過程，可說非常幸運，得以親炙了不少當世的名師，除了牟師外，如唐君毅老師、Landgrebe 教授，W. Marx 教授，Apel 教授和哈伯瑪斯教授等。但在這芸芸諸師中，還是受到牟師之影響最大。而且，若論到師生情誼之深厚，也是與牟師之關係最深。回想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，從牟師身上所學習得到的實在太多太多了！

牟師雖是當代新儒家之大師，不過，他更是一位道家義之「真人」！任何認識牟師的人，都會為其童子之心所感動！儘管牟師的脾氣頗大，然而他對於真正有志於學的年輕人，都會十分樂意地循循指點！他之不拘世俗的風格，使他成為了一位毫無架子的哲學大師。

無疑，初次和牟師相處或首度接觸其著作的人，很容易會有一種被拒於千里之外的感覺，但這只不過是表面之印象，當人習慣了牟師的表達方式後，便會立即發覺牟師在為人與為學上之平易真實了！所以當我的一些學生，在接觸牟師或其著作有所抱怨時，我總是勸他們先耐心地慢慢了解，果然大部分後來都是說十分喜愛牟師和他的作品！其實這也反映了我自己接觸牟師及其作品之歷程。記得第一次見到牟師，是在香港大學舉行之「羅素紀念會」，會中牟師對於羅素的批評，使我當時這位「羅素迷」心中很不好受！可是，後來通過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之圓亭中與牟師之經常性接觸，便慢慢地發現牟師原來是一位有真功夫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學者。由於當時我對邏輯很感興趣，於是每每都環繞這個課題向牟師請益。對於一個滿口

* 前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，現在加拿大訪問研究。

廣東腔的大一學生，牟師竟然經常忘情地不吝指點。而且，更使我感到震動者，是當他對某個問題不知曉時，便立即承認他不懂！這種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的態度，是最令我畢生難忘的！

像海德格一般，牟師講課之精采，向是膾炙人口的！其實，除了其天賦之口才外，這主要建基於其對所講內容之嫻熟上。記得他每一次上課時，都先在黑板上寫下題目，雖然有時會離題去罵了某某人一頓，但是當他罵完後，便會立即接回和繼續先前之講課內容，一點也沒有錯亂！

蘇格拉底嘗謂哲學不可教！然而牟師的講課却很有一套訓練哲學頭腦的程序。首先，他十分重視學生「問題意識」之培養。不少人曾抱怨傳統中國哲學之表述方式顯得含混。有見及此，牟師很注重栽培學生形構問題之能力。他經常透過自己思考過程的重現，讓學生有一具體的典範可循！因此，學會如何去意識和形構哲學問題，乃係修習牟師課程之重大的收穫！其次，在進行思考哲學問題時，牟師常常展示了絲絲入扣之分析工夫，使學生大開眼界！大抵由於中文是形象性語言的緣故，傳統中國哲學家罕見有擅長於分析者。為了彌補這一缺失，牟師非常強調「概念分析」之重要性，他曾自承其邏輯思辨之工巧主要受益於羅素和維根斯坦的哲學方法。

通常一位有原創力的哲學家，都會有一套獨特的語言，牟師亦不例外，像「逆覺體證」、「邏輯自己」和「即存有即活動」等都是其獨特哲學語言中的新穎字彙！無可否認，這是一套不易消化的語言，但當能熟習了其運用法則之後，便會立即發現個中奧妙之處！這正好借用牟師為懷德海辯護的話來說明：「世人以社會流行意義為定常，遂覺其反常，隱晦而不清，通常字而非通常義。實則非通常義，乃真其本義也。」實際上，牟師之文字充分地體現了中文作為哲學語言之優越特質，即寥寥數字，但却意境深遠！因而其文字自有一股清勁之美，這尤其反映在牟師之〈我的存在感受〉一文中！

牟師率真之作風無疑在世俗中給他惹過不少麻煩，他一生樹敵良多，以致際遇頗為顛跛！然而，他無論在何種逆境中，都不會放棄對於學問的執著，真正地做到了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！這種為學的精神，當世之中，大概只有印順法師可與之相比！

而牟師無論在台灣或香港，均每天早起，先做三個小時之學問才進早餐！四十年來如一日，即使退休後亦未嘗改變！這種勤勞的表現，使到我們這些後輩都感到汗顏！此外，當牟師撰寫《佛性與般若》一書時，每天傍晚都跑到新亞圖書館抄

錄佛典，然後自己再加句讀，直至通順為止，當時我嘗問他為何要如此費勁，牟師淡然回答道：「這樣才可以獲得真實的學問呀！」熊十力先生嘗言：「做人不易，為學更難」，而牟師在這大變動的時代中，一生不畏艱辛地奮鬥，終於成為中國哲學的「守護神」！

簡單而言，牟師對於中國哲學的貢獻，可以這樣來評價：通過他的工作，在其之後的中國哲學跟在其之前的中國哲學相比，是呈現了完全不同之面目。這是說，牟師一生之努力，使得中國哲學之風貌煥然一新！特別重要的是：中國哲學自此以後成為能夠「客觀地」加以研究和討論的學問。可以說，中國哲學到了牟師手中才能夠以純粹的思想方式來表達其觀念。因此之故，正如對於經濟學中亞當·史密斯的思想般，要研究中國哲學，對於牟師的思想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主張，但必得研究和通過他的學說！

牛頓坦言自承他之所以在科學探索上作出貢獻，乃由於能夠站在巨人之肩膀上而致。當代中國哲學界十分幸運，能夠有牟師這樣一位巨人！

哲人逝矣！但他的學術火棒將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！

不肖弟子 陳榮灼 泣於卡城